

李 洁 著

风流故居

——中国城市人文地图

一座故宅
也是一个舞台
承载了说不完的悲欢
上演过道不尽的风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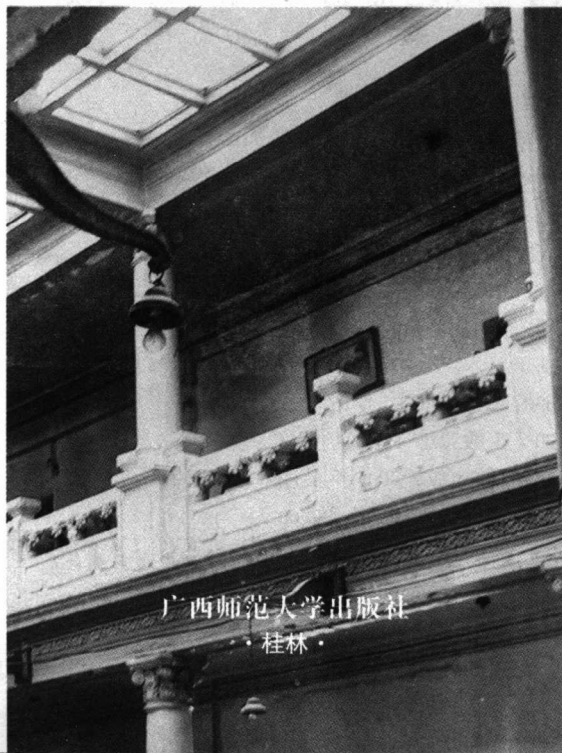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 洁 著

风流故居

——中国城市人文地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故居:中国城市人文地图/李洁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5633 - 5125 - 6

I . 风… II . 李… III . ①名人 - 故居 - 简介 - 中国②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IV . ①K878.2②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68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 × 960mm 1/16

印张:20 字数:21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10 000 定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边走边说

爱旅游，总在工作之余多跑一些地方。曾为自己起了个“定期放风”的网名——只要有会，就想让脚步和心情一并发飞。

爱读史，总想在史料里和历史遗址上发现或验证一段真实。似是而非的东西看得太多，往往就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职业为我提供了放飞与阅读之便。我在每一座到过的城市里不遗余力地读风流人物的旧居。这既是轻松的旅游，也是劳心的阅读。

我把曾经显赫的宅第当成了一间间温故的私塾。温故为了知新。有意无意地，我会走入幸存的或正在垮塌的或干脆已经消逝了的旧日名宅前，静立一会儿。心中快速翻检着有关斯人的条目，便会对那段因斯人而生动的历史有一种直观的认知，甚至会产生与冥冥中的故主人交谈的欲望。仆仆数年，孜孜不倦。

当然，构成中国近代史的绝不只我在本书中写到的这八座城市，而且，这八座城市的文化品质也绝非这本简单的“读城手册”所能概括的。每一座名城都是一部奇书，甚至我“遇”到过的每一位风流人物都是一部奇书，百年中国正因这些政治、军事、文化精英的先后出场才变得格外热闹。只因本人才疏学浅（绝非自谦之词），故只能将精英们在这八座城市里的故址记录下来。愿我的文字与图片能让更多的有心人去寻访这些故居的时候少走弯路。

谢谢我在各地的旅伴吧，他们的陪同每每让我省却了落寞和周折；还要谢谢我所在的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有时也是我的同伴和听众），他们的宽容与友情使我的找寻变得从容而愉快；最后，要谢人民出版社《人物》编辑部的王寅生、张伟涛二位先生，他们用“人文地图”的专栏诱惑着我并最终“逼”我写成了这本游记。

是的，这只是一己游记，而非学术著作。游途上的“驴友”们或许会骂我凑了些杂七杂八的陈年旧事败坏了远走高飞时的轻松心情，书斋里的学者们或许会嫌我率性直言亵渎了某种规则。好在我并不指望这张“导游图”能被所有的行者收入行囊。因为，这还是我的“独语”——边走边说，一如既往。

李 洁

2004年11月于青岛湾畔

目 录

北方篇

沈阳：奉天犹存将帅府 /1

北京：人文渊薮什刹海 /49

开封：风云名居今安在 /85

青岛：红瓦绿树荫名士 /119

南方篇

绍兴：鉴湖越台名士乡 /161

杭州：西子湖畔风流庄 /199

上海：淮海路上看洋楼 /233

南京：走马民国旧公馆 /269

北方篇

沈阳： 奉天犹存将帅府

相关人物

赵尔巽 张作霖

张作相 吴俊升

汤玉麟 张学良

张寿懿 杨宇霆

常荫槐 万福麟



现在的沈阳市，晚清和北洋时代叫奉天。

苍茫的辽河平原上，原本是没有这座城市的，到了辽国，人们才在沈水的阳坡上建了一座城堡，名沈州。后来，金灭辽，元灭金，明灭元，清灭明，五六百年间，几度民族征战过后，这座南下北上必经之路上的军事要塞，越建越大，名字也由沈州而沈阳而盛京。等剽悍的八旗子弟兵杀入山海关内让年号“顺治”的小皇帝坐定紫禁城后，盛京便不再是大清国的兴盛之京，成了“留都”，并改名“奉天”。好学的清朝统治者仿的是汉人皇家成例——你们不就把南京和北京改为应天府和顺天府了吗？应天、顺天、奉天，说的是一个意思，都是在昭告天下：君权神授，朕乃天子，命中注定，切勿眼红！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将奉天将军和奉天巡抚所辖的广袤黑土地设为了奉天省，“奉天”便又成了关外第一省的名称。

前奉天城里，努尔哈赤和其子皇太极的朱墙金瓦的阳宅与阴宅——沈阳故宫与东陵、北陵，无不在向世界显示着一个王朝的崛起与强盛，每个乍到沈阳的人，都会慕其名而前往参观。所以，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沈阳的时候，就把那些前清的辉煌遗产看了一遍。

然而，沈阳还有一种独有的历史遗产，却久被世人忽视，这便是中华民国北洋时期奉系要人们的府第。因为这个草莽里杀出来的军事集团的存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才平生出许多惊心动魄的场景。民国初年的奉天，在史家眼中，也许难比清朝前期的盛京那么要紧，但在我看来，却因距今天相去不远而更引人入胜。

今秋，当我第三次到沈阳的时候，才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几处幸存的将门帅府搜寻了一圈儿。

真巧，我总是在秋天踏上这片黑土地。秋是东北最美丽的时节，长风拂净了所有的浮云疑雾，让天亮出了豪爽到底的湛蓝本色；大地像星期天的女兵，脱掉了一统的绿衣而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时装，尽显着固有的美丽

与多姿。趁秋阳无遮无拦视线无拘无束，我想用自己的眼睛打量那一段被妖魔化了的奉系历史。

奉系领袖张作霖，字雨亭，时称“奉张”。这个出生于辽西平原贫寒农家的穷小子，非但没有显赫的身世与科举的功名（这可是封建时代走上仕途的仅有的两条路），反倒有过当“胡子”（东北人对土匪的代称）的极不光彩的履历，但他却能带领一帮和他一样没有家庭背景与文化基础的老伙计们（打短工的、盖房子的、卖豆腐的、当土匪的，他当土匪前还是相马、医马、骗马的），在辽阔在黑土地上一气打拼成功——十几年间，奉系成为拥兵二十万的军事政治集团，他本人也由驻守奉天的陆军师长一跃而为一度把持中央政权的中国头号人物。在那样一个被正统观念禁锢着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天大的异数吗？

孕育奇迹的地方，当然要先看，所以，一大早，我就来看张作霖的老家。这也是世上唯一对外开放的奉系遗址。

“张氏帅府”在沈阳古城的南城墙内，那道城墙，早已被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所取代，路曰“南顺城路”，是一条车辆如流的交通干线。三年前我曾初访此宅，大门外挂的是“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和“张学良故居陈列馆”的牌匾；府叫“少帅府”，路叫“少帅府巷”。一切都与张作霖无关。小巷与大路之间，是几座杂乱的居民楼，深深的帅府四合院和院后的大、小青楼，都被隔在了滚滚红尘之外。而今，居民楼已夷平，“张氏帅府”的大理石牌就镶在大门外的墙上。豁然府前广场让人视野大开，进入广场的东西入口处，立着一方简单的标牌：“禁止机动车、自行车、宠物进入广场。”昔日深藏不露的元帅府，终于直接面对繁华世界了。

其实沈阳人不叫这儿是“少帅府”，而是直呼“大帅府”，因为这确是张作霖主持兴建的私邸。动工时，张是驻守奉天城的中将师长；竣工时，他已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那时，张学良才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被



沈阳“张氏帅府”正门。

人奉为“少帅”是为了拍他爹的马屁，名不副实嘛！直到他继任了亡父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后，才算实至名归的元帅。所以，称此宅为大帅府更恰当。

有清一代，军无“帅”衔，最高军衔为“将军”，只有满人才可膺任，如张作霖当时的领导赵尔巽，因先人入了旗籍才得以出任盛京将军。民国初期，本也无“帅”，各省一把手叫督军，“将军”只是荣誉头衔，张作霖就曾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授予过“盛武将军”的光荣称号，后来更被北京政府授予“镇威上将军”殊荣。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这一大片北中国的疆土都成了这位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的辖地。若要训话，手下的督军和省长足能站成一排，所以，这个短小精悍的人无愧于“帅”这顶鸡毛帚高帽。至于后来他成为代行国家元首职权的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那更是名正言顺的大帅了。



走上权力巅峰的张作霖难抑得意之色。

看大帅府，须花20元钱。莫道君行早，看客已盈门，且旅游大巴正如列车般衔接驶来。

据史料载，此地本是清奉天府道员荣厚的一所旧宅，宣统三年（1911）深秋，洮南府奉天前路巡防营统领（大约相当于团长）张作霖擅自率部赶至省城，自告奋勇地请命弹压“乱党”，得到总督大人正式任命后，他便租下了这座宅子。民国成立后，他从大清帝国的关外练兵大臣、二十四镇统制，摇身变为中华民国第二十七师师长，有能力和心思拥有自

己的宅子了。于是，他买下此宅与西侧的江浙会馆，破旧立新，历时两年，重建了这座更大的四合院。后来，因夫人越娶越多，子女因之不断增加，他便在后院东侧建了一座二层青砖小楼。再后来，因权势越来越大，政务因之不断增加，他又在后院西侧建了一座三层青砖大楼。没有多少文化的“雨帅”不会给两座新楼起个附庸风雅的名字，便根据其体量大小随口叫成了大青楼和小青楼。

既是豪门，照例有宽大的影壁和气派的大门。但破例的是正门内的横匾，却是“治国护民”四个大字——这哪是山海关外的一个年仅三十多岁

的师长有资格想的事？进入张作霖起居、办公的二进院，才知还藏着更“恶毒”的呢：一圈儿青石浮雕嵌于窗下，其中两块图案是传统的狮子在吃水果和滚绣球，题字分别为“狮子吃各果”与“狮子握寰球”。听导游讲解后才恍然大悟：这竟是寓意本师长（狮）要吞吃各国（果），要掌握寰球！九十年前的张作霖，连省领导都不是，却雄心壮志冲云天，真得让人狠狠刮目相看！

二进院的东西厢房是当时的秘书长与秘书处办公室。张作霖居五开间正厅，中为通道，东间为卧室、办公室，西间为会客室。办公桌前，端坐着一个极逼真的蜡像，戴黑缎帽，穿紫丝褂，神情专注，腕悬毛笔，似拟军令状，宛若张作霖再世。出身贫寒的张作霖只在少时念过三个月私塾，但其字却写得并不差，会客室里就悬着几帧他题写的对联与横幅，虽不合王颜欧柳，但有一股子乡野之气甚或咄咄逼人的霸气。

三进院是“后宫”，是他众多夫人与孩子们的住处。

张作霖一生娶过六位女人。患难之妻赵氏与他同岁，二十岁时两人结婚，张作霖只是个军饷不多的哨长（连排长一类小官）。后来因为穷，他回乡又干起“马大夫”的老本行，因为“胡子”们瞧马，竟也跟着落草入了绿林！胡子是东北人对土匪的另一种称呼，这也是后来其他军阀蔑称他为“胡张”、“胡帅”的由来。那阵子东北很乱，土匪成群，农民们一冲动就入了伙，大概如同现今搞传销的，明知不是好事也要加入，都是想发财呗！但他看不惯绑架女人质的恐怖袭击活动，便退出绿林，成了防范土匪侵扰的乡间武装“保险队”的头领，后携三四百人接受盛京将军的招抚成为新民府巡警马队的营级军官。在此后的频繁剿匪战斗中，他因战功而屡获升迁，至民国前夕已经是旅长一级的部队首长了。这期间，赵氏为张家生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中长子即乳名小六子的张学良。但这位张赵氏，因出身农家且形象欠佳（据说有点斜视）而无法让男人称心，丈夫把

她一个人留在了新民县的家里，自己则带着不断娶来的年轻漂亮的新妇出入官场，直至成为省城的最有实力的高级军官。封建王朝寿终正寝那年，赵氏也一病不起，待丈夫成为中华民国的堂堂“师座”时，她凄然谢世，时年三十八岁。三十八岁的张作霖正是心身最健的时候，他已经在奉天城里拥有了三位小妾。但发妻的死似乎很使他忏悔了，因为他不光在妻子病重时频回故家探视，而且还将其厚葬于自己家乡的祖茔里；更有甚者，他把正室的名分一直空着，到死也未将哪个侧室扶正。

大夫人不在了，位置最尊贵的正厅东间就成了二夫人的住处。这位“东宫娘娘”是一位乡村塾师的女儿，所以就有一个很雅致的名字，曰卢寿萱。卢小姐是在二十岁那年被比她大五岁的保险队张队长娶回家的。据说这位颇有姿色的女子很识大体，从不争宠，待赵氏所遗子女如同己出。她也为张家生了两个女儿。

分配在正厅西间的三夫人也许是张作霖六位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位，因为史料上说戴氏“容貌极美”，不然，已是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是不会破费万元将这个某县捕盗班头（刑警队长）的儿媳赎作自己屋里人的。不过因身份问题，张统领暂没往家里领，而是在外另租了处房子时常过去“宠幸”之。传说这位戴美人脾气不好，得不到满足时就烦躁，所以张作霖很快就不喜欢她了。女人越是失宠性情就越坏，而越坏男人就越烦。如此恶性循环终至悲剧上演，她终于离府出家，削发为尼，没几年即香消玉殒。

四夫人许漱珣比张作霖小十三岁。这位随母流浪到新民府的贫家女儿是清早在井台上打水时被张统领看上的。那时，统领大人年方三十一岁，她才十八岁。她是与戴氏同时被抬回家中的。老公已有一妻一妾，却又一举招回两房夫人，实在令他的弟兄们艳羡！许氏被安排在东厢房里安身，在这间屋里，她前后生下了两女两儿（小儿张学思后来成为共和国的海军

参谋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只是，就在她盼望自己能“升格”搬到三夫人空出来的正厅的时候，一个比她更年轻也更漂亮的女子又被抬进了帅府，并后来居上地“填”了正厅的空房。

此人即五夫人寿懿。她本是清朝黑龙江将军寿山与外室王氏所生的女儿。满汉精华孕育的寿姑娘生得小巧而秀丽，但童年却并不欢乐——生父死后，母亲不堪将军家人的歧视，便带她返回老家并用私房钱供她上学。进入奉天新式学堂的姑娘改随母姓，学名王雅君。然而，就在中学毕业典礼上，当王雅君代表全体毕业生登台致答词的时候，台下的奉天省最高领导人张作霖的小眼睛瞪圆了。督军兼省长大人哪管该女生比自己小二十三岁，只要秀色可餐，就果断地把这位聪慧可人的少女扒到了自己盘中，天天大快朵颐。为了不让洋学生感到委屈，他直接让这位五夫人越级住进了正厅西房，当年，又为她建了后院那座小青楼。这位五夫人遂改回原名并随了夫姓，成了“张寿懿”。关于这位五夫人，故事多多，后面再讲。

与东厢房相对的西厢房，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与于凤至完婚并居住的地方。2001年深秋我与同事小军来此参观时，远在美国的少帅刚过世没几天，人们把这间屋子布置得像灵堂一样：巨幅的张学良照片迎面而立，辽宁省、沈阳市领导机关和张家亲属故旧献的鲜花堆得老高，《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业绩展》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这一次，张学良的戎装蜡像不见了，“九一八事变”后他与蒋中正在石家庄的专列上的紧急会见场景也不见了，展版上的一些文字似也有所改动——想必张学良晚年对当年东北军为何不抵抗的申明，令故乡的人们不知所云。垂暮的老人曾告诉专程采访他的日本NHK记者说：

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

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唐德刚教授也郑重地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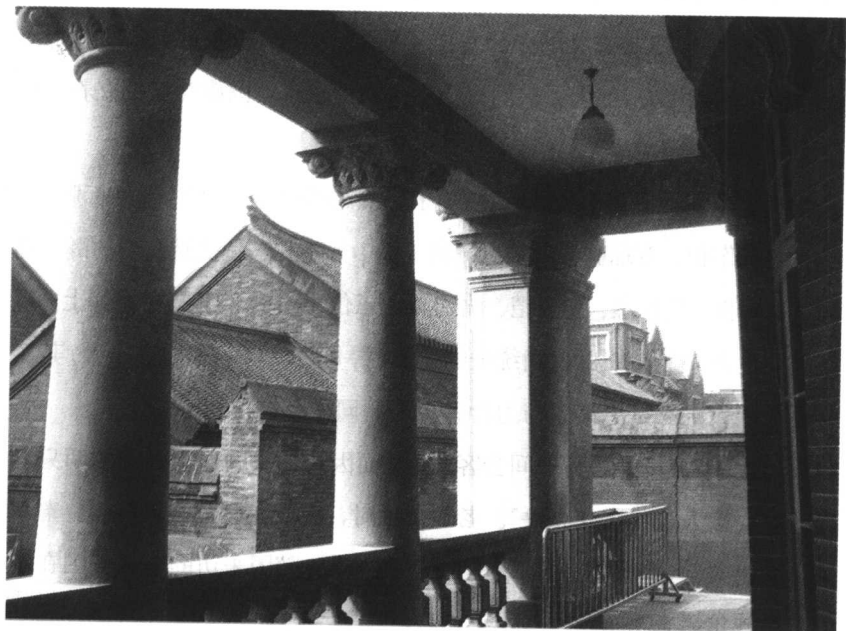
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真是仗义的东北汉子！尽管幽禁了他半个多世纪的蒋介石早已谢世，尽管人们总把当年丧失东北的尿盆子扣在蒋某人头上，但这位当事人却一点儿不肯就势为自己解脱。张学良算不算“民族英雄”姑且不论，但就凭其一生坦荡无私的襟怀，我也愿向这屋的故主人一焚心香。

出四合院，就是大青楼。此楼太值得参观了！上次我来时，整个楼体罩着铁管与绳网，“施工重地闲人免进”的大牌子把游客全挡在了假山之外。如今，历时三年的修复工程已经竣工，据说，辽宁省为此投资了六千多万元。簇新的大青楼成了整个大帅府建筑群的最亮点。

楼内走廊呈L型，两侧一间间房屋，可都是风云际会的历史名宅。一层是当年张作霖的属地，大门西侧是他的卧室，东侧是他的办公室，对面是阔绰的会客室。有意思的是，会客室里还摆放着两张红木烟榻，大帅和奉军老弟兄们谈军机大事时，总要躺在榻上抽上几口大烟。民国十一年（1922），奉军第一次出关与占统治地位的直系大战，几位老哥起初都不赞成，但因张作霖坚持，伙计们便磕灭了烟火，各领本军杀入关内。结果，奉军败于吴佩孚统辖的直军，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一撸到底，免去本兼各职。不过奉天的弟兄们坚决不听中央的话，自行给了张大帅一个新的职位——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通电全国宣布东北“自治”、“独立”，

弄得北京政府一点脾气也没有。张作霖与奉军弟兄们“整军经武”，很快就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于是，国内各派纷遣使节至此，南方的孙中山与下野的北洋元老段祺瑞都派重要干部前来奉天，经几番讨价还价，张、段、孙三角同盟终于成立起来，为此，国民党人汪精卫竟然六访“奉张”，孙中山的大公子孙科也曾前来拜访。张作霖虽无文化，但却很精明，为人处世极有分寸，他亲自与汪先生会谈，却令“小六子”与孙公子谈判——辈分不同嘛！民国十三年（1924）夏，这位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草莽英雄，第二次出关挑战直系，终在直军叛将冯玉祥的帮助下一举获胜，他也随军入关，自兹离开了他的这座西洋式的水泥“军帐”。等他于民国十七年（1928）6月4日清晨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翻了自北京返回奉天的安国军政府大元帅的专列。副官抱着一身是血的



从西式大青楼看中式四合院。